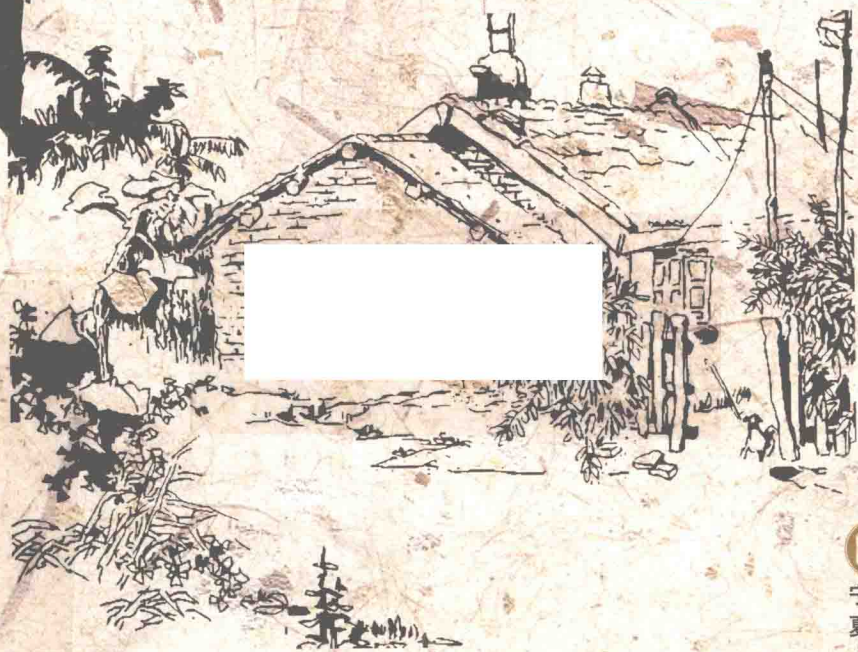


叔叔 爹

韩淑芳◎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韩淑芳◎著

叔叔爹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叔叔爹/韩淑芳著. —银川: 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15. 5
ISBN 978-7-227-06041-3

I. ①叔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23218号

叔叔爹

韩淑芳 著

责任编辑 杨敏媛
封面设计 黄 萍
责任印制 肖 艳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电子信箱 renminshe@yrpubm.com
邮购电话 0951-5052104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印刷委托书号(宁) 0017062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150千字
印 数 2000册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6041-3/I·1517
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我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十七岁之前从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——河北省大名县前齐庄村。那儿，是我的根。

记得童年的时候，就好听我爹和邻居讲故事——我们村里人把这叫“拉呱儿”。这些故事有的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传说，有的是凄美的爱情传奇。在当时，我只知道听他们讲，却不曾想到，这些故事都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少年时我就有过一个梦想——将来我要把我们村的故事写成一本厚书。

离开家乡之后的近四十年，我一直从事医务工作，文学只是我的业余爱好。

退休之后却神奇地发现，小时候听到的一些传说故事，包括我少年时的梦想还都在我心灵的一隅固守。而且越是离开家乡久了远了，越是思乡，更觉得家乡人的可亲可敬，更想把他们讲述一番。所以把曾写过几篇描写家乡和家乡父老的散文和游记等汇集成《春天里的四季》一书。《叔叔爹》是我的第一部小说，我的写作灵感、勇气和力量都来自于我的家乡。那儿，是我这部小说创作的源泉。

《叔叔爹》完成之后，心中有一抹轻松和愉悦——就觉得

我和村里的父老乡亲们，从农村的实际生活中一起来到文学艺术这片天地。我希望读者朋友和我一起走进他们，并共同领略和分享他们的勤劳、诚实、纯朴和善良。

韩淑芳

2015年1月28日于北京



在我所住小区的院子里。

黄澄澄的迎春花儿，这儿一片，那儿一片都盛开着，柔长的柳枝吐着嫩绿的芽儿，在风中来回地荡着，柳树旁的桃树上长满了密密的花骨朵儿，成排的，你挤着我，我挤着你，都微微地抵着嘴儿，露着一线粉红色花瓣的沿儿，充满着盎然与生机。

蓝天白云下，我在院子里漫步，当伫立在花间树下的时候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算来已有五年之久没有回老家了。

有人说花落的季节最好思乡，其实花开的时候也极易想家。

想家乡的土地、家乡的井水、家乡质朴淳厚的父老乡亲……正好时间宽裕，像是心血来潮，我决定回一趟老家——河北省邯郸市的大名县。

第二天，我简单地打点一阵，穿上休闲装和轻便舒适的旅游鞋，带上给家人购置的物品，登上了回家的火车。

从京城出发过省城，又过了几个我还叫不出名的车站，方来到离我家还有八十公里的邯郸市。

我从火车站出来，迅速地上了通往大名县城的公共汽车。



刚上汽车，就下起了细蒙蒙的小雨，样子就像喷壶儿细细地喷洒一样。

俗话说春雨贵如油，真是，雨没有下大，就零零星星地下了一阵儿“罗面细雨”就停了。

从市里到大名县城途中经过一个魏县，这个县可是这一带有名儿的梨树之乡。

公路两旁全是成行的梨树。正值梨花盛开又逢细雨才停，这梨花簇簇如云，洁白如雪，天又刚晴，阳光从云隙间洒下，照在遍地的梨树上，使满树的梨花闪闪烁烁地发着光，——那是雨珠儿。我想起了一些有关梨花的诗句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，还有“三更月中恰照梨花雪”和“梨花如静女”等等。哦，当然还有“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这是写历史上四大美女之一的杨玉环的美丽，但毕竟是写她哭时的模样。我不愿用此诗句，还是把眼前繁花簇拥的景象说成是“梨花影阑干”吧。

过了魏县，便是我们大名县了。

这儿是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。可我的家并没有在城里，是在离县城还有十五公里的城西北些的一个村庄——付庄。

从市里乘公共汽车，向东可直到大名县城，我如果坐车到城里，还得往回走段儿路，未免费时费力，所以就从城西边儿一个叫常马庄的地方下了公共汽车。

这儿，原本也不是个车站点儿，可随着从这儿上下车的人多了，也就自然成了站点儿了。这令我想到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这正如地上的路，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

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

从这里到我们村儿，也就七八公里，倒也是修好的马路，亦有汽车通过，只是来往的汽车还不算多，车到的时间也不够准，需要等多久也没准儿，所以我心里没数儿。

我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后，正巧看见通往我村方向的路边停着一辆中巴，车后靠上边还并排挂着两辆旧自行车，远远看去，就像戏台上的武将们背上插着的装饰，这倒给小旧的中巴平添了几分精彩和威武。

我猜这一定是运客的车，可又不同于公交大巴，大概相当于市里的计程车。

我这样想着，便带着大大小小三个包，肩背手提吃力地朝着中巴走去。

这时，从车上下来个三十出头儿的年轻人，他细高的个儿，偏分头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一看就是个既帅气又精明强干的小伙子。

他一下车就迎着我走过来，面带着笑容问我：“大姨，去哪儿？”

“付庄。”

“嘿！正好，我这车到柳桥。”

我知道，从这儿到柳桥，必定路过我们付庄村。

小伙子挺机灵。

他走近我时，很友善地问我：“大姨，我来帮您拿东西呀？”

得到我的应允后，他接过我手里的包，领我上了中巴。

上车后，他帮我放置好东西，并安排我坐到靠前排的一



个空位上：“大姨，您坐这儿，这儿豁亮。”

我谢过他，随即买了车票——这比计程车可便宜多了，咋才伍毛钱？

他对我说：“有俩人送亲戚去上市里的汽车了，”边向车外看看又说，“马上就来，他们一来咱就开车走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车上坐着的十几位乘客，有的跟身旁的人说话儿，有的在座位上整理自己袋子里的东西，有两个年轻妇女向车外直张望。

小伙子见状忙说：“等一等啊，快，他俩马上就来！”那两个年轻妇女也礼貌地回应一声儿没事儿。

停了一会儿，小伙子又问我：“大姨，您去付庄谁那儿，串亲戚呀？”

“我，这是回老家。”

“啊，谁哪儿啊？”

我说：“诚诚是我弟弟。”

小伙子笑了说：“啊，诚诚叔那儿，您是诚诚叔的姐姐？”

“是。”我点点头儿。

“咱一个村的。”小伙子说。

说实在的，我早年就外出工作，偶尔回来，也是小住几日又匆匆离开，村里的年轻人我都已不认得了，自然他们也认不得我。

小伙子知道我是诚诚的姐姐后，忙说：“呦，那我不能喊您大姨了，得叫姑姑。”

姑姑！常年在老外的我，极少听到有人这样称呼我，小伙

子这一声“姑姑”让我深感家乡的温暖和亲切。觉得这小伙子有点面熟，可一时又想不起他到底像谁。

我正准备问他爹叫啥名字时，送人上车的那两个中年人回来了。他俩有些不好意思，一边尽快上车，一边略带歉意地说：“耽误大家工夫了。”

车上的乘客也都没说啥。

开车的小伙子面带着笑容说：“快上来吧。”扭头看看乘客都已坐好了，就用欢快的声调说，“好了，咱们走嘞！”

小伙子坐稳当，手把方向盘，脚踏油门儿——车开动了。

我就在小伙子将要发车时问了他一句：“咱村儿的车站点儿，还在村东头小庙那儿？”

他只说了一声对，就只管开车，再也没跟谁说话了。别看他年纪轻轻，机灵得很，开起车来，可真是一点都不含糊，他那高度集中全神贯注的模样，令我们谁都不好意思再跟他说话了。

车上除了两位老伯偶有咳嗽，还有那两个年轻妇女低声说着家常，大多数乘客都像我一样静静地坐着。

不足十公里的路程，很快就要到我们村了。

小伙子却没把车开往村东头儿车站点儿，而是从一条小路提前向村里拐了弯儿。我发现后就招呼他：“哎！咋在这儿拐弯儿了？”

他说：“姑姑，您就甭管了，我送您到家门口儿。”车上的乘客倒没有人大声言语，只有几个人小声说着什么。开车的小伙子像跟我说，又像对车上其他乘客说：“三两分钟的事儿。”



我心里有些着急，总归车上有那么多的乘客，尽管大家没说啥，我还是觉得不妥，可他已经上到小路了。小路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汽车很快就跳起了舞，还没走出几米远，汽车索性甩起膀子像扭秧歌一样扭动起来，三扭两扭的，车后挂着的自行车咕咚掉了一辆。车上一位老伯扭头向后看着说：“仅是脚蹬不好使嘞，这一摔，不定摔成爷爷奶奶嘞。”

小伙子很快停下车，一边快速下来往车后跑，一边对那位老伯说：“老大爷，不要紧啊，俺家有两辆自行车嘞，要是您这自行车摔坏嘞，俺赔您一辆，保准比您这辆不赖。”

小伙子快步跑到车后，弯腰提起摔在地上的自行车，看看车把车轮，跨上自行车一直骑到中巴跟前，骑坐在车上，双脚站在地上朝车里说：“大爷，还好，没摔坏。”

就趁小伙子去捡自行车的工夫，我请乘客帮我拿下来仁包随即下了车。

小伙子看见后问：“姑姑，您咋下车啦？”

他正往汽车上挂自行车。

我说：“嗯，你呀，就当在这儿掉个头。”我向他挥挥手，正好听见车上有个老太太大声说：“是！也不是俺不愿意叫你拐弯儿送人，俺得赶回家接孙子嘞！”

年轻人已双手举起自行车，轻松地挂好了，又快速走过来，拉开车门脸上带着笑对车上的乘客说：“哎呀！俺说免费拉着你们旅游一次付庄街嘞，咋的，不愿意啊？”这句话让车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。大家都笑着说：“改天吧！改天来旅游。”

这一来，我心里也轻松了许多。

站到路边，目送那位热情风趣的年轻人将中巴车缓缓倒出小路，又顺利地驶向通往柳桥的大路。

在车开出去之前，他摇下车窗玻璃对我说：“姑姑您慢着点儿。”说着还往前后看看，想找一个人帮帮我。其实这儿离我家真的挺近的。

我向他摆了摆手，他才开车走了。

我拿着仁包，吃力地往老家的方向走。

还没走多远，就听见身后有人说：“拿不动了吧？快放那儿。”扭头一看，是弟弟诚诚急步赶来了。

“咿？”

“我碰见平平啦！”弟弟说

“平平？”

“嗯，开中巴的司机叫平平。”弟弟接过我手里的提包，我们一起往家走。

“平平这个年轻人挺有意思的，他谁家的？”我问。

“我要一说，你准知道。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他就是王秀妹的儿子——李富贵养大的平平啊！”

听起来好像有点儿绕，但是我一下子就知道他是谁了。

有人说，小孩子跟着谁长大，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都会有些像的。仔细想想平平有些地方真的像李富贵，只是我一下子没有想起来。

“他不是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吗？”我问

“是，他妹妹叫安安。”

其实我也没有见过安安，我想她跟平平是双胞胎，必是



模样也有些像，但不知他们都过得咋样，就问：“他们都挺好吧？”

“嗯，俩孩子都好，平平跟他的媳妇王宝月在城里开了个汽车维修站，平平开中巴从城里回家时，顺路没少捎脚儿，即使送客到柳桥也象征性地只收五毛钱，有人没带钱，也照样坐车。他妹妹安安跟丈夫杨拥军正张罗着在咱村东头儿建个妇幼保健所嘞，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。”

“真快，上次我回来时，几位准亲家们才见面儿。”

“是，你知道的，俩亲家都是富贵大哥的老熟人，好朋友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他们都是亲上加亲。富贵大哥挺好的吧？”

“富贵大哥去世了。”

弟弟说的好像很轻松很平静。

此时，我们已走到家里的堂屋，弟弟把仨包顺手放到迎门桌旁的椅子上，随即拿起桌上的暖水壶走进厨房。

原本沉重的话题，我弟弟竟如此轻松而平静地说出来，而且我还隐隐感受到弟弟话中带有一抹慰藉……顿然间我陷入沉思，走进回忆……

我最后见到李富贵，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。可是那天我们聊天的情景，还历历在目。

那是在我们村东头儿，他先认出的我：“是小雨妹妹吧？”

我停了下来，这工夫，他还变戏法儿一样，拿出两个小板凳。

他见我有点迟疑，忙说：“俺是李富贵。”

“啊——富贵大哥，”我忙说，“我是小雨。”

其实，李富贵比我大十多岁呢，可论街坊辈儿，我才叫他哥，他有点亏吧，没办法儿，村里的街坊，祖祖辈辈就这样论出来的。

由于我们不在同一个年龄段，李富贵青少年时的人生经历，为人处世等更详细的情况，我原先都不清楚，待我长大的时候，便不断听村里人说到他，说他人品正，行事端，还心灵手巧等等，反正就觉得他是个有故事的人。今天，有机会能跟他聊聊天，定然能知道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事。

我俩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地边的场上。

自然，是从他小时候说起的。

当时，在我们农村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的情况下，他在青



少年时就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；农闲时，他给村里人拉弦子、吹笛子、画画儿，不说是自学成才吧，也算是无师自通。他用自己会画画儿的天赋给村里不少人家描画过家谱。总之比村里一般的年轻人都显得聪明，比同龄人知道的事情也多。难怪村上的大人都说：“这个孩子不光心灵手巧，心眼儿还好，人长得又排场（漂亮），真的少有。”

这话可不假，如今已上了年纪的李富贵，还能看到年轻时英俊的影子，瘦高个儿，直腰板儿，浓眉下那双丹凤眼依然炯炯有神。当然，毕竟年龄不饶人，无情的岁月在他身上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痕迹和沧桑：头发花白了，也明显变得稀疏了，额头上脸腮上也都布满了粗粗细细的皱纹；笑的时候，能清楚地看到一对门牙虽然还在并排着，可左侧那颗已明显长于另一颗，他还说里边已经掉了好几颗牙了。可是他心态挺好，不护短儿。

论说上了年纪的人，多不愿意再提自己不太悦耳的小名儿的，可李富贵不介意，是他自己主动说起他那不太好听的小名儿——粪堆。

过去，我们这一带农村有个风俗，越是娇养的孩子，都好满月那天抱着婴儿出去“撞名儿”。所谓撞名儿就是抱着孩子出门儿，第一眼看见啥就叫个啥名儿，所以农村里叫驴儿、狗儿、枣树儿、椿树儿，还有叫金豆儿（黄豆）、银豆儿（白豆）、粪杈子、罗头儿，等等，五花八门啥都有。

富贵大哥说他撞名儿时挺巧，头一天，门前边儿还空荡荡的啥也没有嘞，谁知就他撞名儿的当天早晨，他本家二爷恰巧把猪圈给出了，恰巧就在他家门儿不远处堆着，他爹抱

着他一出家门儿，无论是分量还是气味儿，八成数它最出彩儿，第一眼看到的自然就是它了，所以他就有了这个响亮的小名儿——粪堆儿。

这名字一叫，就叫了整整十八年。

他说，刚会走路时，常跟着爹娘下地收秋，割麦，拾柴火，有时还剔棉花苗儿、锄玉米地等等，大了一点儿后，自然干过更多农活儿。说真的，下田里干庄稼活儿，跟他这名儿挺搭配，挺协调，从没有谁觉得他这小名儿有啥不好。加上粪堆五官端正，从小就长得虎头虎脑儿的，甚是讨人喜欢。九岁时就叫村东头儿的王铁匠看上了，说要收他为徒，教他打铁。

王铁匠对粪堆爹李发青说，你这个孩子长得结实，俺待见，叫他跟俺学徒吧！啥费用也不收你们嘞，还管他一顿晌午饭——俺能把他教成个好铁匠。你看咋样啊？

李发青当场就应承下了，回家就给粪堆娘李赵氏打了个知字儿。两口子都觉得打铁虽是个力气活儿，可也算门手艺儿，学学可不赖。

可是真到送粪堆去的那天，李发青还是觉着得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王铁匠：“王大哥，孩子来，中！可俺得丑话说到前头，叫他来试试看，要是他干不了喽，是他不该吃这碗饭儿，您可得叫他回。”

王铁匠一听，笑了：“你这说哪儿的话呀，又不是你签字画押把孩子卖给俺了，想回还能不叫孩子回嘞？”

李发青听后忙说：“王大哥，俺可没有耍意，说个活络话儿好。这啥事儿，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，万一有个啥变化，省得到时候显得俺说话儿不算数儿不是。”



嘿！你可别说，这活络话儿，真说对了，后来还真用着了。

乍一去时，粪堆觉得挺新鲜，光管烧火拉风箱，特好玩儿。他看见师傅从炭火中用大铁钳子夹出个红红火火的铁块子，把它放到铁墩儿上，用铁锤叮叮当当地一阵锤打，或锤出个镢头，或砸出个铲，挺稀罕。

干了近两个月，有一天粪堆回家后说，拉风箱拉得胳膊疼，疼得端碗拿筷子都不稳，还说打铁砸出的火星子光往脸上蹦。

李发青两口子一听，觉得后头这一点儿倒是个事儿，万一蹦着眼珠子咋弄？

第二天李发青就去找王铁匠说了一声，不去了。

近俩月来，光顾得叫粪堆忽嗒忽嗒拉风箱，谁也没想起叫师傅给起个名儿——去时叫粪堆，回来还叫粪堆。

粪堆十岁那年，跟他差不多大小的孩子都已上学了，他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走进学校，就对他爹娘说也想上学。

家里穷，上学要买书买本子买铅笔，没有钱咋能买这些呀？

那年正月，爹从邻村发来些花哩团儿（用麦芽糖，把爆米花儿粘成乒乓球大小的圆球儿），叫粪堆挎个小篮儿走街串巷地去叫卖：“花哩团，花哩团，一分钱仨。”

有的小孩知道他的小名儿，逗他，一边吃着他的花哩团儿，一边调皮地说：“花哩团儿，倒也好吃，就是有点别致味儿。”说着还不停地吸着鼻子。

粪堆不知道哪儿的事儿，还问：“有啥味？啥味儿啊？”在